

往事如歌

时光奔涌四十余载，涤荡了岁月的尘埃，也悄然卷走了记忆里那片鲜活的天地。曾经清澈的水库、沟底的溪流中，总能见到乌龟浮水、螃蟹横行、小虾穿梭、游鱼摆尾，一群群灵动的生命在水波间漾开层层涟漪。如今只剩干枯的堤坝，唯有石缝里渗出的涓涓细流，无声诉说过往的生机，那些鲜活景致早已难觅踪迹。乌龟、泥鳅深藏淤泥不知所踪，蜻蜓少了翩跹身姿，蝴蝶淡去斑斓双翼，就连从前总在屋檐下筑巢、呢喃穿梭的燕子，也成了难得一见的过客。更难忘夏夜里的点点流萤，那些忽明忽暗的微光曾照亮童年的小径，如今却沦为只能在记忆中追寻的传奇。即便是曾让人胆战心惊的野狼，也早已隐匿于光阴深处，杳无音信。

往昔人欢马叫的村庄，也渐渐沉于寂静之中。只剩孤独的老人守着空荡荡的老屋，搬一把竹椅倚在南墙下，晒着稀薄日光，翘首凝望村口方向，默默期盼着外出务工的儿女归来。时而有唢呐声穿村而过，凄厉绵长，那

远去的童年

文 / 薛政春

是生命落幕的挽歌。熟悉的身影一个个步履蹒跚地走向远方，却少见新生啼哭打破这份沉寂。就连适龄的姑娘小伙，也难再添红妆喜堂的热闹。这生我养我的村庄，早已丢了旧时模样——那些烟火缭绕的喧嚣、邻里间的欢声笑语，社队干部的慷慨宣讲，还有暮归社员牵着慢悠悠的耕牛列队归来的模样，都消散在岁月流转的长风里，再也寻不回从前的热闹喧嚷。

如今，回到久别的乡村，童年时光便顺着记忆的纹路缓缓铺展。小时候总觉得夏天格外漫长，蝉鸣声声，漫过整个暑假的白昼与黄昏。清晨，成群结队的小伙伴一同捡柴火、割猪草；正午时分，跑马城、滚铁环、跳方格、摔纸宝、叠纸飞机，花样百出，乐此不疲。闷热的午后，一根冰棍便是最奢侈的期待，咬上一口，冰凉甜意顺着舌尖漫向心底，足以驱散所有燥热。那时的我们，总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在河里摸鱼抓虾、在树上掏鸟摘果，个个胆大包天；总爱趁着大人不注意去捅马蜂窝，转眼

就被蛰得头大脸肿，却仍忍着疼笑得肆意猖狂；也会偷偷摘生产队田埂边的香瓜、枝头上的蜜桃与苹果，躲在草丛里分食，那份藏在慌张里的雀跃，是最澄澈的童年滋味。唯有过年时，才能穿上崭新衣裳，攥着鞭炮在院子里肆意奔跑，清脆声响里，满是对新年的热切期盼。这些细碎的儿时片段，曾以为会永远镌刻在记忆里，如今却渐渐模糊，快要被时光洪流悄悄淹没。

时光如逝水，岁月似浅歌。或许是我们太过急切地追赶世间的新模样，脚步匆匆，竟忘了停下回望。猛然回头才发现，不知不觉间，自己已步入人生的薄暮之年。或许是走得太快太急，才错过了沿途风景，也弄丢了记忆里的诸多美好。曾经和小伙伴在田埂上追蜻蜓、捕蝴蝶的快乐，早已封存在泛黄的旧相框里，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过往。如今的自己，早已没了儿时的轻盈，脊背也添了几分佝偻，记忆力更是大不如前，常常想不起昨天吃了什么，更别提那些浸着泥土芬芳的童年往事。

偶尔整理旧物，会翻出几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的孩童眉眼弯弯，笑容清亮如溪涧活水，才猛然记起，原来小时候的自己，竟这般天真无邪。那些坐在晒谷场边，摇着蒲扇听老人讲古说今的夜晚，晚风轻拂，星光闪烁，故事里的英雄与传奇，伴着蝉鸣与晚风渐渐沉入梦乡；那些肩披星光、追着光影奔跑数十里看电影的热切，也常入梦境；那些在河里摸鱼的情景，水花四溅，笑声朗朗，浑身沾满泥水也毫不在意。可这些温暖瞬间，好像都被成长的洪流悄悄卷走，无处寻访。

如今的日子，总觉枯燥寻常，少了童年时的纯粹与鲜活气息。我们常常在疲惫间隙回望，多想再回到那个幸福的童年时光，再尝一口那时的冰棍，再听一次夏夜的故事，再和小伙伴们在田埂上肆意奔跑一回。可时光终究无法倒流，那些逝去的岁月，终是化作心底最温柔的念想，在每次回望时，泛起淡淡的暖意，也缠着浅浅的怅惘。

（作者供职于韩城公路局）

家庭相册

文 / 张永涛

母亲的布衣

炕席的纹路里嵌着细碎的棉絮，母亲盘腿坐在炕上，我挨着她的膝盖，像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抚过那叠旧布，指节泛着经年累月的苍白，却在触到深蓝色粗布时忽然有了温度。炕上重叠的布被岁月磨得发亮，经纬间仿佛还渗着早年的汗渍，像母亲额角未干的露水。

母亲缓缓开口，因耳背，说话声音不自觉地放大，却饱含深情，开始讲述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我静静地听着，眼前仿佛浮现出年轻时母亲的身影。

“这是纺车摇出来的线。”母亲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风声，“那时候你们弟兄几个睡得沉，纺车嗡嗡响到后半夜，煤油灯芯结了花，我就用针挑一挑。”她的手指划过布面，忽然停在一道浅色的折痕上，“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里刚刚盖了新房，我彻夜织布，保证几口人都有被褥。”

我伸手摸向布堆底层，触到一块发硬的深蓝粗布。母亲的目光忽然变得遥远：“这匹布早得很了，你爷爷还在世时，家里种棉花，那年赶上丰收。”她的指尖在布纹间游走，仿佛在触摸某个消失的清晨，“天不亮就去摘棉花，露水浸透裤管，回来在院子里摊开晒，白花花的，像雪一样。”第二层格子布的纹路里藏着褪色的蓝，母亲说是在县城买的染色剂。“染盆支在核桃树下，你奶奶拉风箱，我搅着布片子，满院子都是蓝色。”几十年过去了，母亲竟然把那些布都保留着。

从农村搬到城里后，有人劝母亲：“城里没人用这些了，拆掉扔了买新的。”可母亲舍不得，依旧留着。后来因年头太久，她把被面拆下来缝成褥子，好歹将这份旧物留了下来。母亲还念叨，过去的花型好看，像狮子滚绣球、鸳鸯戏水、牡丹花，哪样都叫人爱。那些花型，是生活的美好寓意，是母亲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

母亲所说的织布机，我是有印象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母亲经常在夜晚纺线织布。油灯的火苗下，纺线机嗡嗡作响，那声音，如同摇篮曲，伴我们进入梦乡。线纺好了，就开始织布，织布机的梭子声尚小，推篋子的声响却很大。那声音独特，在寂静的夜里回荡。后来渐渐有了灯泡，光线亮了些，但煤油灯便宜，加之总停电，夜晚的织布从未停过。搬到城里后，织布机被架在阁楼上，再后来翻新房屋，便彻底拆解了。母亲常念叨她的织布机，那是爷爷用好木料给她打造的，可也只能说说罢了。

前年回老家，刚见到母亲，她就拉我去后院，说有样东西给我看。在后院墙角，竟放着一架破旧的织布机。我问从哪来，母亲说，是去挖野菜的路上，在城壕边捡的。我又问这么重怎么拿回来，母亲说，是和村里另一个婶子分两回抬回来的。这织布机虽旧，却是核桃木的，掂量着有分量，拼装起来还能用。后来，在母亲指导下，我把织布机拼接起来。虽少了许多小配件，但外观齐整，母亲很是欣慰。她轻轻抚摸着织布机，眼中满是欢喜，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些织布的时光。

商场里的衣裳挂得琳琅满目，可再精致的针脚也织不出这样的温度。母亲的布衣叠在衣柜深处，在炕上铺了一层又一层，粗布纹路里沉淀着整个村庄的呼吸。抚摸它们，我又听见纺车的嗡鸣、织布机的咣当，以及时光在经纬间流淌的声音。

这些布衣是母亲用岁月纺成的线，用爱织就的网。它们网住了煤油灯昏黄的光晕，网住了核桃树投下的阴影，更网住了我们在贫寒岁月里相互取暖的温度。

不惑之年，当我在风中想起这些布，便觉得有双粗糙的手轻轻拥住我，像母亲当年把织好的被角，掖进我领窝时，依旧那样温暖。

（作者供职于陈仓公路段）



金驹送福

马踏祥云

管于理新
剪纸一
颖教一
县美海
因农
场交
通职

四方食事

关中人爱吃面，是刻在骨子里的。八百里秦川麦浪翻滚，千百年饮食人情，都揉进了一碗面里。面是日常，是烟火，是离家再远也忘不掉的踏实。今天在站里吃到的这碗菠菜面便又一次唤醒了这份沉淀于味觉里的乡情。

中午走进食堂，看见厨师老王正往锅里下面。一根根面条宛若翡翠，在滚水中舒展翻腾。我忽然有些后悔，该在老王揉面、擀面、切面时拍下过程的照片，那才叫生动。怎么做面，各种APP上都能学，但那一份手心相传的温热、一桌人围坐等面的

菠菜面里的关中情

文 / 郭超飞

心情，屏幕里学不来。

面不宜下得太早，怕坨。捞起盛好，浇上两勺灵魂臊子，一勺肉香醇厚，一勺西红柿鸡蛋酸甜，筷子一搅，热气裹着香气直往上冒。我怕眼镜起雾，干脆摘了，眼前虽模糊，舌尖却清醒。平时一碗半的量，今天竟想盛第三碗，到底还是克制着，细嚼慢咽吃了两碗。

都说面食易胖，是碳水，是减肥大敌。道理都懂，可就是戒不掉。这仿佛不是习惯，是基因里的印记，祖先在黄土地上耕种、收获、磨面、揉团，一代代

传下来的，不只是技艺，更是与麦香共存的生存记忆。面食虽朴素，却最暖胃，也最安心。

忽然想起有人说戒烟难。于我，戒烟或许更难。戒烟是戒一种瘾，戒面却像戒一段根。麦田、麦香、麦客的号子、案板上的擀杖声、一碗热面端上桌时蒸腾的汽，……那是关中人的呼吸，是长安往事的温度，是面塑里的祝愿，是长寿面里的牵挂。

我爱吃面，爱的是这碗里的山河岁月，爱的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

（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

岁暖家安

年味

文 / 梁萌迪

的岗亭里，守在延伸向远方的公路上。窗外万家灯火次第亮起，亭中只留一盏孤灯与坚定的身影。望着车辆匆匆驶过，说不牵挂家里是假的，心里也常泛起对父母、对妻儿的亏欠。可每当看到那一张张归心似箭的面容，这份想家的情绪便悄然化作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守的不仅是一条车道，更是千万人平安回家的路，是一份托付，也是一份守护。

年味，从不因坚守而缺席。即便是在收费站过年，那份属于年的氛围，依然浓烈。节前几天，站长就带着我们一起动手装扮这个“家”：宿舍楼内挂满拉花与红灯笼，门外贴上春联福字，院子里点缀起闪烁的小彩灯，车道出入口也悬上喜庆的大红灯笼。没有刻意的铺张，却处处透着用心的温暖。小小的收费站，被我们亲手布置的喜庆填得满满当当，流淌着如家一般的温馨。

除夕夜里，王姨准备的饭菜格外丰盛，香气飘满整个食堂，馋得人直咽口水。回不了家的同事们围坐一桌，互道一声“新年好”，谈笑之间，想家的念头便淡了几分。没有山珍海味，却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刚出锅的饺子，还有身边如家人般的伙伴。这顿特殊的年夜饭，吃得暖心又满足。窗外不时传来烟花绽放的声响，屋里灯火通明，笑语盈盈。那一刻，我们不只是同事，更是相伴跨年的家人。这份别样的团圆，让心里格外温暖。

收费站的年味，也藏在与过往司乘

每一次短暂的相遇中。路上有匆忙赶路的游子，有携家带口探亲的旅客，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过年的喜悦。我们穿戴整齐、微笑迎送，将一句句“新年好，一路平安”的祝福真诚传递。若是遇上风雪天气，便递上一杯热水；有人不慎迷路，便帮忙重新规划路线；车辆故障，也上前搭把手帮个忙。趁着过年的喜庆，我们还会将提前备好的福字赠予司乘。看到他们接过福字时展开的笑容，便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我们把心意融入一句问候、一次援手之中，让每一位途经的人，都能在这短暂停留中，感受到年的温度、情的真挚。

无论风霜雨雪，我们始终在岗；一年又一年，该值的班从未落下。收费站的年味，或许少了在家过年的清闲，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没有全家围坐的悠然自在，却有同事之间相互照应的踏实温暖。它是车道上摇曳的红灯笼，是寒夜里并肩作战的陪伴，是递给陌生人的一句祝福，更是我们交控人无声的担当。

万家团圆的春节里，我们把岗位当作“家”，守着路、护着人，用笑脸与实实在在的服务，保障通行顺畅，也将年的温暖传递出去。收费站的年味，从不花哨张扬，它就藏在平凡岗位的坚守里，落在真诚付出的点滴中。一年又一年，这份独特而珍贵的年味儿，成了我心底最特别、也最难忘的记忆。

（作者供职于石门收费站）

（一）秦岭之春

当一只蜜蜂
追逐一朵山桃花的烂漫
再加上一只黄鹂鸟儿
几声玄妙空灵的鸣转
就能唤醒
一座沉默的大山

清泉在石上流过
绿意萌动着变幻
山色水色晕染在一起
造化的神笔
让它在那嫩绿时泛出莹蓝

秦岭的早晨
朝霞是那么饱满
群山辉映着灿烂金光
迎接你喷薄欲出的夙愿

其实 我们应该体验一下
秦岭早春的乍暖还寒
北边飘雪南边雨
不见傲雪的腊梅
雪线以上
冰簇雪拥的杜鹃花
让你真实感应
什么是逼人的冷艳

山道上马蹄声声
荔枝南来谁能知
为了千媚百娇的杨玉环
尽情挥霍盛唐的辉煌
让碧水浸蚀红颜

草木葳蕤 暗含机缘
在季节深处
藏有无邪的缠绵

还是让 所有的欲望归零吧
唯有这样 眼睛才不会误导心灵
在秦岭 可以找到整个春天

（二）秦岭晨曦

谁的金手指
轻轻掀开薄雾的帷帐
唤醒黎明的懵懂
曦光乍然弥漫

鲜亮如洗的山峦
逍遥了我
意境闲雅的悠远
寂静幻化的山林
感觉不到一丝微风
看一棵棵碧树入定参禅
澎湃起我千军万马
万里心涛

平步蹑虚 放轻脚步的沉重
万万不可惊醒
山间尚在酣睡的
每一个精灵 开枝之外
看 山前花开花落
望 高天云卷云舒

（三）终南阴岭秀

青岚叠翠
千岩万壑尽都笼罩于
蒙蒙青霭的静谧之中
大彻大悟的智慧
在“终南阴岭”的
秀色里萌动

不见浮在云端的积雪
唯见峡谷、溪流、泉石
以及“林表明霁色”
象外有象的绝景

我欲在
分野中峰变的意趣里
寻觅阴晴众壑殊的灵动
你却以苍秀之笔点染出
缥缈森秀的翠色欲流

让一座终南山
获得了 不同凡响的大气恢弘

（四）南五台远眺

终南神秀
唯南五台为最

选最佳的角度远眺
横看侧看皆惊悚
无限辽阔的四周
抢眼的是 送灯台孤峰独尊

菩萨，你伸开手指
轻抚山峦蜿蜒的跌宕起伏
可是，无法躲避的是
雾霭云霞四面袭来

簇拥天柱子立的灵应台
那一处台顶上 吸引来
八洞神仙中的韩湘子
一缕洞箫回荡其间
静卧的犀牛也翩翩起舞

唯盘踞自家领地的老虎岩
沉默在永恒的空寂里
让嘶声消失在
那一隙空灵的妙音里

谁能一窥
长安三千金世界
终南百万五楼阁
谁就获得了
南五台遗世的真纯

诗意人生

秦岭之春

（组诗）

文／朱文杰